

时代性、多样性、崇高性——简论子嫣纪实文学集《岁月的彩虹》

罗红宇^{1*}

(¹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00)

摘要: 作为子嫣的纪实文学作品集,《岁月的彩虹》通过典型人物与事件记叙新时代西藏的发展历程。文章从题材、手法与思想三方面剖析作品价值:其一,题材选择具鲜明时代性,聚焦西藏经济、文化、医学等领域的平凡人物,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发展深度结合;其二,写作手法呈现多样性,运用电影分镜头叙事、环境细节刻画与人物动作神态描写,增强画面感与感染力;其三,思想情怀彰显崇高性,涵盖博爱的家国情怀、温暖的人文情怀与热忱的赤子情怀,展现西藏发展中的精神力量。该作品以真实的笔触与艺术的表达,成为反映西藏时代变迁的重要文本。

关键词: 子嫣;《岁月的彩虹》;纪实文学;时代性;西藏发展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4.305>

Contemporary Relevance, Diversity, and Sublimity — A Brief Discussion on Ziyan's Documentary Literature Collection "Seasons' Rainbow"

Luo Hongyu^{1*}

(¹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Abstract: "Seasons' Rainbow" is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ary literature by Ziyan, which chronicles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 in the new era through typical characters and ev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value of the work from three aspects: subject matter, technique, and ideology. Firstly, the choice of subject matter demonstrates a distinct contemporary relevance, focusing on ordinary individuals in Tibet's economic, cultural, medical, and other fields, deeply integrating personal destinies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Secondly, the writing techniques exhibit diversity, employing cinematic narrative sequencing, detailed environmental depictions, and vivid portraiture of characters' movements and expressions, enhancing both visual imagery and emotional impact. Thirdly, the ideological depth reflects sublimity, encompassing boundless patriotic sentiment, warm humanistic care, and sincere childlike innocence, showcasing the spiritual strength within Tibet's development. With its authentic brushstrokes and artistic expression, this work stands as a significant text reflecting the transformative journey of Tibet.

Keywords: Ziyan; "Seasons' Rainbow"; Documentary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relevance; Development of Tibet

引言

《岁月的彩虹》是作家子嫣(原名张琦)的纪实文学作品集。集子中的作品通过选取典型的人物和事件,记叙了新时代西藏日新月异的发展历程。全书共收录十篇文章,二十余万字,创作时间跨度达十余年。为了采写文中所涉的人物和故事,子嫣在西藏日喀则、山南等地亲自进行考

作者简介:罗红宇(2003-),女,湖北十堰,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通讯作者:罗红宇,通讯邮箱:1214660353@qq.com

察和采访,以典型人物与事件为切入点,记录西藏在新时代的发展变迁。她的写作不仅注重事实的真实性与逻辑性,更融入深厚的情感体验与精神共鸣,体现出纪实文学特有的叙事张力与人文温度。本文以“时代性”“多样性”与“崇高性”为核心线索,借助文本细读与主题分析的方法,试图阐释该作品的多重价值,同时对其叙事策略与伦理立场展开一定程度的批判性反思,以拓展相关研究的讨论视野。

1. 题材选择的时代意义与叙事功能

纪实文学的核心使命在于记录时代、反映现实,时代性是衡量其价值的重要尺度。正如报告文学理论所强调的,优秀的纪实作品需紧扣时代脉搏,成为“时代的艺术”。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副主任黄国辉说:“一个作家,特别是报告文学作家,没有内心对题材的情绪应和充分调动,是不可能具有较高的感悟力和建树的。”^[1]当代纪实文学研究著名评论家李炳银也说过:“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人,必须对现实的社会生活矛盾有一种参与的自觉。”^[2]在这一点上,子嫣做到了。在《岁月的彩虹》中,她广泛摄取经济、文化、医学、边防等多个维度的故事,将宏观历史嵌入微小个体的生命历程之中。诞生于她笔下的人物多为平凡的普通人,但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普遍流露出一种博大的家国情怀。她所选择的大多是关于西藏各方面重大发展的叙事题材,同时伴以人物记述的有机结合,把个人命运与时代发展紧密地联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微宏观”的交织叙事结构,从而全面展现西藏的飞速发展。

例如在《薪火传承济群生》《藏族优秀企业家的赤子情怀》和《见素抱朴,应机而化》三个篇章中,子嫣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出发,记述了藏医名家格桑旺堆、优秀企业家单增和文艺工作者平措扎西的成长历程,分别反映了西藏在医学、文化和经济方面取得的发展和成就。

通过子嫣的文笔,我们了解到勤恳敬业、心系百姓的藏医格桑旺堆。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刻苦学习,出师后为人师表、以身作则,总是抢在死神之前救济苍生,在医学方面不断开拓进取。在他的努力下,藏医药学的发展实现了中西结合,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我们了解到出生于普通农家,敢于尝试、不怕失败的企业家单增。他从建筑工地最基层干起,秉持着“干一行爱一行”的初心,对工作扎实认真。在工作之余,挤出时间学习文化知识,从施工队脱颖而出。从副队长到队长再到经理,他任劳任怨地工作,并且重视员工教育,以德服人,成为了独当一面的企业领导人。在面临国家给予的机遇和任务时,他勇挑重担,在发展公司业务的同时激励员工,做到了独善其身又兼济天下,最终使公司成为了西藏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柱。我们还了解到博览群书、热爱文学,善于观察生活,不断进行创作的文艺工作者平措扎西。他的作品涉及小品、散文、小说等多种题材,始终面向大众。怀着创作的赤子之心,他对作品十分认真和严格,创作出了大量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使西藏文学的发展向前迈了一大步。

社会生活永远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纪实文学更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子嫣通过这些“小人物”的“大故事”,成功将西藏的发展叙事转化为可感可触的生命经验,也赋予纪实文学以强烈的代际记录功能,从而强化了文章的时代性,彰显了新时代西藏发展的稳步前行与熠熠生辉。

2. 叙事策略的多样组合与艺术真实

优秀的纪实文学不仅需要真实的内容,也需要艺术的表现力。报告文学这种题材不像新闻报道那样,只有事件梗概,它必须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必须有生动的形象化的细节。子嫣在《岁月的彩虹》中展现了写作手法的多样性,具体体现在其叙事视角的灵活转换、环境描写的逼真再现以及人物刻画的细致入微上,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画面感、感染力和艺术真实感。她通过多声部叙述,将个体记忆与历史语境交织,使文本既具宏观视野又不失微观温度。尤其在细节处理上,常以极具象征意味的物象串联人物命运,如老照片、经幡、铁皮茶盒等,赋予日常事物深层意涵。这种写实与抒情相融的手法,不仅提升了文学性,更让读者在真实基础上感知情感的流动与时代的脉动。

首先,她运用电影分镜头的叙述手法,十分注意切换视角。子嫣的笔尖仿佛一台现场摄像机,通过切换对不同人物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各不相同的、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例如《浴火重生》这一篇章真实地再现了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大地震对西藏日喀则部分地区造成的伤亡和破坏。子嫣在这一篇章中记述了许多人物:地震面前心系百姓、迎难而上的共产党人和人民警察;危难时刻不弃亲人、安抚民心的村干部西绕坚参;面临危险临危不惧、舍己救人的阿佳次丹和尼姑白

确……通过对他们在地震中的一举一动的细致描写，子嫣让读者感受到了于危难面前共产党人伟大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父母与子女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以及同事朋友之间惺惺相惜的友情……种种感情相互交织，对读者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震撼，让人热泪盈眶。通过多重视角的切换和场景的快速剪辑，地震发生时的混乱与救援的紧迫感得以强化，这就在客观上最大限度地还原了作者“亲历”和“在场”的生命体验，同时也最大限度地打破了作者和读者在生命体验层面上的壁垒和界限^[3]，提升了文章的视觉动态与情绪冲击力。

其次，子嫣十分擅长对环境的具体描写，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作品中，子嫣具体描述了当时地震的状况。通过她的文字，灾难的现场瞬间重现于眼前。例如，她是这样写地震初始：“整个山体都在摇晃，紧接着就见大大小小的石头从山上翻滚而下，大地仍在震动……街道上已是房屋倒塌，乱石堆迭，山河轰鸣，混杂着人们惊慌的哭喊声求救声。”^[4-1]仅用只言片语便把人们的恐惧具象化了。再如她描写人民警察前往灾区前路途中偶遇余震的场面：“踏上前行路，入眼皆是坍塌损毁景象，且余震频仍，眼看着河谷撞击发出震天巨响，令人恐惧；道路上多处被塌垮下来的巨石砂砾掩埋而找不到路径，只能顺着峭壁边沿摸索着迂回前进；低头小心地探寻着路面，又不时有大小石头从山峰上飞滚而下掠过头顶，随时都有被飞石击中的危险。”^[4-2]这段环境描写则更加具体细致，震耳欲聋的声响、破败不堪的路面、不时飞滚的落石……一切的一切都在阻碍着人民警察的脚步。如此险境，人民警察们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只为和时间赛跑，赢得更多的抢救机会，这种心系苍生的博爱情怀让人动容。子嫣对环境的刻画如同魔法，给予了读者穿梭时空、回到现场的能力，让人身临其境，细腻体味。

最后，子嫣对具体情境中人物的动作、神态、语言描写得细致入微，能够让读者直观地了解到人物的具体形象和内心世界，缩小了读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浴火重生》中，自治区驻村工作队队长周清科身为共产党员，做到了临危不乱、迎难而上。为了安抚百姓，他第一个站出来，说道：“现在我们和外面联系不上，在场的党员干部和人民警察，就代表着党中央代表着国家和政府，我们必须首先克服恐惧心理，勇于担当，站起来做广大群众的主心骨！”^[4-3]在一片悲戚之声中，他大喊一声“共产党员站出来”。于是，年轻人们接二连三地站了出来，组成了抢险突击队，迅速展开了救援工作。他的话语铿锵有力，仿佛定海神针一般，展现出共产党员坚不可摧的魄力和张力。

再如她对中国电信抢险队员汪金奎在余震中勇攀高层建筑进行抢修的描述：“他一阶阶拾级而上，队友们在下面提心吊胆地看着，突然，房屋一阵摇晃，真实的天摇地动！人们一片惊呼，汪金奎也吓得一激灵，几秒钟后他定了定神继续往上走，感觉自己摇摇晃晃地走在摇摇晃晃的世界上。终于上到楼顶，开始专注工作，依序对卫星站天线对星、固定、检测、调试，突然又发生强烈余震，随着楼体的猛烈摇晃，汪金奎瞬间整个人被甩向楼下，危急时刻，下意识地紧紧抱住天线支撑杆，与死神擦肩而过。楼下的队友们惊呆了！回过神后，大声呼喊他，他瘫软在地无力应答，几分钟后，向队友说了句‘我没事’，又扶着铁架子站起来，用微微发颤的手继续工作。”^[4-4]在这一惊心动魄的片段中，子嫣对汪金奎进行了具体的动作、神态描写。“吓得一激灵”“定神往上走”“紧紧抱住”“瘫软在地”“无力应答”“微微发颤”等一系列描写将当时险要的情境真实地再现于读者眼前，让读者在不自觉之间也为人物捏了一把汗。在如此危险的情境下，汪金奎将困难和恐惧一一克服。子嫣通过细节描写，将这位勇敢敏捷的英雄形象刻画得细致入微。这不仅还原了危急情境，也刻画出人物真实的恐惧与克服恐惧的勇气，避免将英雄符号化、扁平化。

这些手法共同强化了作品的“艺术真实”，在事实报道之外赋予文学以情感和道德的感染力。子嫣的成功在于，她未停留在表面的事件重现，而是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与情感冲突，从而实现了纪实文学“人事双叙、情事交融”的美学追求。

3. 精神维度的崇高性与伦理情感

当代纪实文学著名评论家李炳银说过：“优秀的报告文学，对于读者来说，不光是见识的增广，同时也应是心灵情感的洞明。它可以改变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理解，也往往影响或改变社会的知觉。”^[5]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丁晓原也说过：“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不仅实录了时代之本真、蕴含着历史之深远、抒写有精神之崇高，而且所有这些都是通过美学的方式加以达成的。”^[6]子嫣的作品不仅记录了西藏的发展，更传递出一种撼人心魄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的核心在于其思

想情怀所彰显的崇高性。在美学范畴中，“崇高”指向那些体积巨大、力量强悍、令人恐惧又因其超越性而最终激发敬畏与振奋感的事物。子嫣是一个以西藏为精神家园的作家，她的文字流露出对西藏深沉的眷恋与热爱，这是毋庸置疑的。她笔下人物所体现的博大家国情怀、牺牲精神、坚韧意志以及对文化使命的担当，正是伦理道德和精神价值层面的崇高，具有超越个体、震撼心灵的力量。

首先，子嫣笔下记录的主要人物普遍具有博大的民族意识与家国情怀，在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无论是《太阳照在玉麦乡》中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捍卫领土主权的桑杰曲巴一家，还是《雪山下的忠诚护边人》中坚持几十年如一日戍边巡逻、揪出百多起异常越境事件的村民嘎罗布；无论是《浴火重生》中在危难面前敢为人先、舍己为人的驻村工作队队长周清科，还是《薪火传承济群生》中矢志不渝、坚持初心地传承和研发藏医药学的学者格桑旺堆……他们的身上集中体现出一种博爱的家国情怀。这些人物几乎都是平凡的普通人，但他们的思想境界是崇高的——时刻心系着祖国和人民。子嫣将人物的命运与时代的特征紧紧联系起来，通过刻画小人物，将其至高无上之境界展现得淋漓尽致，更令人情不自禁地肃然起敬。

其次，子嫣作品中的人物还展现出温暖的人文情怀。在《雅砻的欢唱》中，子嫣记述了西藏山南地区藏医医院的发展历程。通过她的文字，我们了解到山南地区的藏医医院最突出的特点是文化氛围浓郁。“医院的大厅、走廊、候诊区、诊室，住院部的大厅、走廊、护士站等等所有办公区域和公共场所，处处有序地张挂着一些优美的画框和宣传小报，内容除了《四部医典》的名言警句外，还有源自《本生经》、《入菩萨行论》、《佛子行》、《萨迦格言》等传统典籍的语录。有龙树、俄曲妥美等历史人物名句，也有堪布·次朗、催陈坚参等现代名藏医的语录……各病区的宣传展板紧紧围绕文化建设内容，或向病患者宣传藏医药文化理念，或对就医者提出文明行为的规范标准。”^[4-5]医院还编写了《住院病人民歌》，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教化方式，体现出山南地区藏医医院不仅尽职尽责地医治病患的身体，而且尽心尽力地引导教化着病患的心灵，体现出温暖如斯的人文情怀。

与此同时，子嫣所写的人物还怀有一颗热忱的赤子之心。他们不忘初心、刻苦奋斗，为西藏的发展谱写出一段又一段辉煌的新篇章。如文中记述的藏族优秀企业家旦增没有随波逐流跟随大众学开车，而是坚持在自己热爱的瓦工技术上下狠功夫，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最后成为功成名就的企业家。再如淡泊名利、心系苍生的藏医名家格桑旺堆，在取得成就后并没有骄傲自满、居高临下。年长的同事对他的正常晋级横加刁难，他也毫不在意，而是保持一颗对医学的虔诚之心，矜矜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工作着，只为把藏医药学“发扬光大，直至终生”。又如热爱文学、热爱故乡的文艺工作者平措扎西花费七年时间走遍自己的家乡日喀则的每个角落，尽可能地收集全面的信息，加以自己对故乡的全部爱意，写就出一本著作《寻迹——在喜马拉雅山脚下》。“阅读这些颇具原生态气质的文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乡愁”这一概念……正是这份由乡愁长年累月孕育而成的深切情怀，才衍生出强大的生命力量，支撑着一位已不年轻的作家、一位民俗文化学者，不畏旅途的劳顿辛苦，不惧事务的琐屑繁杂，耗费七年时间，日光灯影下翻阅一本又一本新旧书籍，寒来暑往间深入一个又一个幽隐之地，一步步探赜索引，一项项条分缕析，拨开历史烟云，掸清岁月尘埃，对被遗忘的史实力求还原，对被隐没的重要人物和事件进行显微。”^[7]这不仅是一位作家对故土家园的真情回望，这样真诚的书写，更寄予着一位游子对故乡母亲的深情回馈。这种情感深沉又热烈，足以让家乡以之为傲，让读者为之动容。

上述这些情感与品质之所以“崇高”，是因为它们超越了个体利益的局限，体现出某种普遍性的道德价值与生命理想。它们不是被说教或美化而来的，而是通过真实可感的故事自然流露，因此具备较强的感染力和认同基础。

综上，子嫣的《岁月的彩虹》不失为值得一读的报告文学。子嫣挑选的题材具有典型性和突出性，加以她巧妙地运用电影分镜头的叙述方法，具体客观地再现了当时的情境与画面，使文字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她不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但却在艺术形象性的塑造上做到了精妙绝伦。她擅长捕捉细节，力图展现出人物心理更深层次的思想境界，让读者与当事人达成共鸣。这种能够精准地把握住时代脉搏的文学，真实地反映出了时代发展的特征。无论是于作者自己还是于读者，都是巨大的精神养分，体现出文学的温度，激励着文学的不断发展。

4. 学术反思：典型之外的沉默与待开拓性

在充分认识其价值的同时,从学术探讨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这部作品仍然有值得思考的地方:这就涉及到一个经典的命题——关于人物形象的典型性与复杂性。《岁月的彩虹》聚焦于各领域的正面楷模和英雄人物,他们身上集中体现的家国情怀、牺牲精神和赤子之心构成了崇高感的主体,具有重要的精神引领价值。然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如同所有社会变迁一样,部分会伴随适应、困惑。例如发展带来的观念冲突、身份认同的转变、对现代性的适应与保留传统的矛盾等,在本书中尚未得到充分呈现。若作品能在讴歌时代楷模的同时,也适度关注和呈现普通个体在时代洪流中更复杂、更多元的心路历程,或将使作品对西藏社会变迁的描绘更具立体感和普遍共鸣,也能更全面地展现时代精神的复杂面向。

“报告文学文体对以现代性为轴心的时代精神的契合就不仅表现为单纯的追寻,它还在另一层面上表达对现代性的反思。这种反思最终成为报告文学文体规范中文化批判性的核心内涵之一。”^[8]纪实文学作为时代记录与反映的重要载体,其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与文化意义。它不应仅是时代的颂歌,更应是时代的镜子——反射光辉,也照见斑驳。只有包容完整的人性图景与复杂的社会意识,才能真正实现“真实的艺术”与“艺术的真实”的统一。

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出了贡献。^[9]尤其在目前我国多民族共同发展的背景下,少数民族题材的纪实文学更应当获得充分的关注与研究。“其实,一个社会的基础和稳定、生机和希望,更多地取决于基层民众的品性、行动及情绪感受表现。基层民众是社会生活的源头,是社会这棵大树的根。”^[10]因此,模范叙事是重要的,但社会图景的丰富性同样值得关注。在叙事中纳入更多元的经验与视角,深入挖掘普通个体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助力西藏文学实现更为全面和立体的表征,从而更好地承担起记录时代、沟通文化、凝聚认同的文学使命,同时在新时代中获得更广泛的读者认同与学术关注,这是藏族文学作家共同的创作初心与目标。

尽管如此,《岁月的彩虹》的成就和价值仍然是显著的。子嫣以其扎实的采访、真挚的情感和精湛的艺术表现力,为读者奉献了一部记录西藏新时代壮阔征程、颂扬人性光辉与崇高精神的诚意之作。它不仅是对西藏发展的生动见证,也为中国当代纪实文学画廊增添了独具特色的一笔,其温度与力量将持续激励读者。本书在书写楷模、歌颂崇高的主旋律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也为中国当代纪实文学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叙事经验。若能在未来创作中进一步拓展题材覆盖的广度与心理描摹的深度,尤其是在典型之外寻找更多普通人的历史踪迹与内心回响,子嫣的写作将不仅具备感动人心的力量,更可能迈向更具批判性与包容性的社会史诗。

参考文献:

- [1] 黄国辉. 子嫣《岁月的彩虹》:守得云开见月明[EB/OL]. 中国作家网, (2021-07-14)[2025-09-20]. <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1/0714/c404030-32157246.html>
- [2] 李炳银. 文学的目标和报告文学的力量[J]. 名作欣赏, 2019, (19): 5-12+2.
- [3] 张莹. 求新立异:21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报告文学创作传播的成功之路——以加央西热《西藏最后的驮队》为例[J]. 阿来研究, 2024,(01): 143-150.
- [4] 子嫣. 岁月的彩虹[M].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20.
- [5] 李炳银. 生活与文学凝聚的大山——对报告文学创作的阅读与理解[J]. 文学评论, 1992, (02): 17-30.
- [6] 丁晓原. 报告文学:历史价值与新时代文体建设[EB/OL]. 中国作家网, (2022-12-26)[2025-09-20].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2/1226/c404063-32589987.html>
- [7] 子嫣. 乡愁济世长——读平措扎西的散文集《寻迹》[EB/OL]. 藏人文化网, (2020-01-07)[2025-09-20]. <https://www.tibetcul.com/wx/zhuanti/pl/32954.html>
- [8] 王晖海. 报告文学:现代性的追寻与反思[J]. 文学评论, 2003, (03): 167-175.
- [9] 谢颖. 让民族文学之花灿烂绽放[N]. 人民政协报, 2024-08-26(012).
- [10] 李炳银. 在民间生活中发现大美[N]. 文艺报, 2022-08-22(002).

(主编:侯本塔 编辑:黄芊 校对:金黛彤)